

折角的页码

雷雨

折角的页码

雷雨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折角的页码 / 雷雨著. —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5344-3481-5

I. ①折… II. ①雷… III. ①书评—中国—现代—选
集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G236②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57543号

出 品 人 周海歌

责任编辑 王林军

编 务 洪 艳

责任校对 刁海裕

责任监印 贲 炜

书 名 折角的页码

著 者 雷雨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美术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制 版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大众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32

印 张 10

版 次 2011年2月第1版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44-3481-5

定 价 28.00元

营销部电话 025-68155666 68155670 营销部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5楼
江苏美术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代序：相信书有未来·····	001
看似闲谈不寻常·····	006
唐德刚先生走了·····	010
碧空楼空江自流·····	014
读《春泥集》怀陈乐民先生·····	017
长沙念楼青灯明·····	020
借酒弄文慰平生·····	024
这是一条什么河·····	028
神仙眷侣羨煞人·····	033
点亮一盏青灯在历史深处·····	036
尽诉平生云水心·····	039
旧文新编见奇崛·····	042
胡适，“到了21世纪替他恢复名誉吧”·····	045

无怨无悔为书香·····	052
一个出版人的传奇·····	056
拉斯金教授·····	060
书比人长寿·····	063
胸有是非堪自鉴·····	066
江苏的“房龙地理”·····	070
删繁就简也难为·····	073
种子是怎么毁灭的·····	077
家书无法投递·····	080
牵挂是一把伤人的刀·····	083
清爽可口碧螺春·····	087
《苍黄》《国画》各短长·····	091
让阳光抚慰每一个心灵·····	094
刘家魁的诗·····	098
致黑陶书·····	101
庞培的两本书·····	104
渡渡曾是鸟的名字·····	106
回味苦涩后的甘甜·····	109
亨利·特洛亚的小说·····	113

伊莎贝尔的“幽灵”	116
跟着父亲读五代史	119
说不尽的梅兰芳	122
卫西谛看碟	125
版画家的“世说新语”	128
澳洲的“三毛流浪记”	131
重温房龙	135
法律是政治的晚礼服	141
迷醉纸月亮	146
王蒙也说《道德经》	149
看黄荭《闲来翻书》	152
报春鸟与汉武帝	155
大外交家曾纪泽	159
一代名臣沈葆楨	163
斜阳西坠梦成烟	167
民国初年那些事	171
水竹村人今何在	176
风雨苍黄文脉长	181
感受炽热高贵的灵魂	185

芳华易逝水长流·····	189
难忘的影子·····	192
送尔乔·····	194
黎戈是谁·····	197
请读易水寒·····	201
发现熊式一·····	206
凤凰台上的一盏灯火·····	210
成都重庆的民间解读·····	214
北门桥下笔记抄·····	217
金陵散记·····	231
美国五记·····	280
沽酒高歌醉朦胧·····	297
书缘伴我·····	301
庚寅书单堪可伤·····	304
后记·····	311

代序：相信书有未来

新世纪的十年，就这样匆匆而逝了。作别既往，难免依依不舍；展望来路，总会莫名忐忑。不管是神思飞越激情满怀也好，还是惆怅万端思绪黯然也罢，新的十年就这样悄然开启，迈开了她的步履，把我们送入到一〇年代，这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啊！

十年看头年，万事看开端。在这年的时间节点上，书业中人的我们本应该大谈兼并重组数字浪潮，转企改制的时间表、路线图，集团化战略定位、未来走向等宏大而又主流的话题。如此煞有介事、心忧天下、一本正经地谈论探讨书的未来，似乎显得迂腐微观而又不合时宜了。

但细细想来，社会不管如何进化，技术不管怎样神奇，多少年来形成的社会分工形态、知识信息传播方式怎么会陡然间就星转斗移、地覆天翻了呢？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是有目共睹的，容不得我辈拾人牙慧人云亦云，而正是在2009的第61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中国首次成为主宾国，让一部分国人大大满足了虚荣心，国内的媒体也都连篇累牍地介绍

着所谓600多场活动的盛况空前，但据身在现场的灵通人士说，至少有一位国内非常著名的儿童作家的活动，全场人数连华人在内也没有超过十位，呜呼！也是在法兰克福书展，几年前我置身其间感叹西方强势文明的繁荣昌盛至少要再领先中国半个世纪的地方，居然不明就里地传出了纸质书在未来十年内即将消亡的“论断”，更为甚者，把时间还精确到了2018年，真是大胆的预测啊！纸质书真会消亡吗？运行上千年的出版形态将会就此终结吗？简单的说是或不是，可能都是愚蠢的，也是徒劳的。但谈论书的未来走向，关心书的未来命运，思虑书的载体形式，至少是天下读书人一种难以释怀的情结与牵挂吧。

“三更梦书当枕”，“坐拥书城自王侯”，“书卷多情似故人”，这些书都是指纸质书而言，不管开本怎样变迁，一会大点，一会小点，一会长点，一会短点，都没有关系；也不管装帧设计封面用材如何变异，也都是融入了爱书人的一份审美，一份情趣，一份雅致天然。但凡此种种，一大早醒来，满架书籍都成了电子阅读器，总会让人感到有几份别扭和尴尬吧？甚而无奈伤怀？但当初从结绳记事、刻甲为文到汗青书简、韦编三绝乃至雕版活字，从线装书到当下的简装书，我们不也都逐步习惯渐渐适应了吗？

有人说，改变的是载体形式，不变的永恒的是传播内容。这话看似真理在握，实际上也在回避一种不得不面对的

残酷现实：形式往往也是要影响甚至制约内容的呀。文革岁月“两报一刊”年代的话语方式，到了如今的网络时代，如果还那样战天斗地东风吹战鼓擂，一定会被当作神经病。互联网的大行其道，手机媒体的方兴未艾，美国主导的“云计算”的呼之欲出，似乎都在预示着公众接受信息与知识的载体形式已经越来越多元别致，越来越五彩斑斓了。去年的四、五月份，在纽约的地铁内，看到爱阅读的人大都是捧着阅读器，而《纽约客》杂志则在第五大道的报刊亭内独自向隅少有人问津，透出弃妇般的哀怨与凄凉。一些权威人士不断发布的是诸多资深报纸停止出版纸质版的令人惊心动魄的消息。这些报纸可都是如雷贯耳啊！而较为传统的巴诺书店究竟能撑多久，大家似乎也都心知肚明，静观其关门大吉而已。但你再去看看谷歌在纽约公司的气势张扬与勃勃雄心，他们覬覦并吞传统书业的司马昭之心，真有令人脊背发凉寒气袭袭的末世绝望之感。

练小川先生介绍我们认识的纽约一位美国知名出版人，据说已经八十多岁高龄了。他语调细若游丝但充满想象力与高昂激情的演讲，一再反复地诉说着一个观点：书不会消亡，书的未来柳暗花明。这位曾在许多知名出版机构供职并参与创立了美国国家图书奖的老人在纽约高楼林立的一个狭小空间内，拥有一家自己的公司，嫁接了数码技术，践行着十分钟之内可以立即让读者看到一本纸质书的宏大蓝图。但

老人毕竟已入迟暮之年，他对纸质书的情感固然炽热恒久，但面对大街小巷中阅读器的蔓延普及，总让人有白头宫女话明皇的落寞伤怀。

想起一句鲁迅痛诋中国积习之深、守旧之牢、变易之难的话，“在中国，搬动一张椅子都要流血”。也许用此话来为书的未来壮胆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但我固执地认为：互联网再出神入化神出鬼没，数字技术再洪水滔天无空不入，但知识的传播不会休止，内容的流布不会消减，电子书甚或手机书会更加便捷，纸质书的生存空间会被大大地挤压，甚至在阅读市场会被逐步地边缘化，但纸质书的消亡不会很快到来，至于说到2018年就会寿终正寝，只能是一种调侃臆测罢了。

即使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样令人窒息噤若寒蝉的时空里，食指仍然用低沉的嗓音鼓舞国人要相信未来。去年，沉寂多年的食指有南京之行，我捧着他的诗集去看望他。食指认真地在他的诗集上为我题字签名，难道将来有一天，签名要在阅读器上操作？退一万步讲，人们有了小轿车，偶尔也会骑自行车啊。视听视频家庭影院如此流行，可电影院并没有关门啊。电视广播并没有取代报纸，网络手机媒体也不可能一网打尽照单通吃吧？要是那样，也太不仗义太不和谐了吧？

想起食指的诗：“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

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书，还会有未来，在我看来。

看似闲谈不寻常

已经过去的己丑年，实在是一个让人伤怀的年份，诸多让人肃然起敬的文化老人一一驾鹤西去，遽归道山。逝者已也，唯有对健在者的呵护与尊重，才是我辈能尽的一份绵薄的本分。这其中有一位老人就是周有光先生。

周有光先生据说已经104岁了，仍旧耳聪目明思维敏捷，就是腿脚不大灵便。知道周有光先生的大名，还是在乡间读书的时候，杜大纪先生给我的父亲经常谈起王力、周有光、魏建功等人。这些僻居乡间的中国语文的薪火相传者，在承受着巨大的乡间学子升学压力的同时，仍然尽其所能把语文的独特魅力传递给一代又一代的农家儿郎。至今还依稀记得，带领我们复习语文时，已将过花甲之年的张崇信老师向我们背诵《陈情表》《出师表》时，那盈满眼眶的热泪，那震撼人的嗓音！

记不清在哪里看到周老先生的一篇散文，唤作《窗外有棵大树》，说自己身居朝北的斗室，简单的陈设，至陋的家什，唯一在看书思考之余可以眺望的是窗外的一棵大树。大树枝叶的四季荣枯，大树上的候鸟往来，大树的飒飒风声，

大树的蓊郁苍翠，都牵动着老人的神思，注入了老人的情怀。但是有一天，大树被房地产开发商放肆而粗暴地砍伐了，老人望着陡然空旷单调寂寞的窗外天空，感受到了难言的寂寞与惆怅。看着老人穿透一个世纪后的炉火纯青的真挚文字，仿佛听到老人坚持而深沉的声声呐喊，喧哗辽阔的京华之大，老人渴望留住窗外大树的愿望竟然成为一种奢望！我想，假如，老人是在曼哈顿的中央公园附近安居，窗外大树的命运会相对安稳一点吧？估计不会有什么人去随便动脑筋要开发砍伐了吧！据说，澳大利亚有法律规定，一棵树和一幢住宅若存在60年以上，就不得随便拆毁搬迁了，如果变动，就要有相当完备的手续与程序要走。

扯远了，还是说周有光先生。实际上，对周有光先生的了解相当有限，只是知道他是经济学方面的教授，也曾经在纽约供过职，还约略知道他的夫人与沈从文先生的夫人是亲姐妹，所谓“合肥张家四姐妹”是也。但喜爱周有光先生还是因为他的一本轻松随意有趣味的书：《语文闲谈》。

我所看到的《语文闲谈》是从周有光先生两千八百条“闲谈”中选粹的四百七十四条的本子。这些内容，或源于街头巷陌，或集自书籍报刊，或记录奇思漫想；海阔天空，凡字句、拼音、语法、繁简、诗词、谜语以及古今历史、地理、艺术等无所不有；亦庄亦谐，笑话、趣事多方搜罗，删繁就简，结尾处往往一语中的的令人称绝。这些看似闲

篇小品，但因为周先生用的是严谨的学术态度，表面上轻松愉快，底子里则是气相庄严极端认真。有了这样的敬畏之心明达之志，写法上看似散漫随心，想到哪里说到哪里，长短不拘，多为三言两语，且编排方式亦不甚讲究，似乎也没有微含什么大意，但却处处在闲适中透出一种趣味与雅致，传递的不仅仅是知识、掌故，更是一种见识、节操与品格。值得特别提出来的，周先生选摘的报刊文章，总是要注明原作者的名字或者媒体的名字，这种严谨求实不掠人之美的精神，现在似乎已经很难得了。

有人说，《语文闲谈》是“不是论文的论文集”。这话，我信。据说，中国已经是世界上博士人口最多的国家，每年生产的论文数量遥遥领先世界各国，而我原来熟悉的一家所谓学术刊物，每篇论文的版面费据说行情已经涨到了一万多元。是人民币在贬值？还是“市场的供给过于繁荣”？难怪这家编辑部的头头脑脑们到主管部门那里都是一付孔乙己般的穷酸相可怜兮兮相：我们编辑部连电话费都交不起啊，可怜可怜我们吧！但摇身一变，却变色龙似地开着宝马来出入于灯红酒绿之中，在众多博士生硕士生们哀求连连中则是另一副尊荣和嘴脸：拿版面费来，没有钱，一切免谈；我很忙，还要谈××工程课题的百年大计呢。呜呼！在这些“主编大人们”眼中，周有光的这些“闲谈”不过是“负喧琐话”而已，会有什么价值？但如果说对于自己母语

的种种来历，置若罔闻，漫不经心，强不知以为知，闹出笑话还恬不知耻，那周有光先生的书似乎真的没有什么价值。但如果是一位爱惜自己母语的人，是一位留心语言变迁的人，是一位不愿人云亦云昏昏噩噩的人，是一位希望自己的语言简明清通的人，看看这本《语文闲谈》一定会大有裨益神清气爽的吧。如果说，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多讽喻劝诫故事，郑逸梅的《艺林散叶》多报刊补白掌故，而周老先生的《语文闲谈》则是关于语文知识有趣味富见地的百宝箱，置于案头，闲暇时随便翻翻，良有以也！

唐德刚先生走了

昨天晚上，看《为书籍的一生》，睡迟了。今天一早，孩子又在和她妈妈磨蹭。烦乱起床，七点半坐56路车到单位，打开电脑，看到唐德刚先生26日去世的消息，不禁一阵错愕。唐德刚先生是著名美籍华人学者、历史学家、传记文学家，他在美国旧金山家中因肾衰竭过世，享年89岁。

唐德刚先生生于安徽合肥。但他给我说，他祖籍是南通如皋，曾经参军并做过中学教员。1939年秋，他考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历史学系，1948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72年受聘为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后兼任系主任12年。

身为中国近代史大家，和台湾的郭廷以先生一样，唐德刚也是海外华裔史学家中口述史的主要推动人物。他与当时民国政要如顾维钧、李宗仁、陈立夫、张学良等人多有接触，和当时人在纽约的胡适先生则为忘年交。曾著有《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顾维钧回忆录》《晚清七十年》《张学良口述历史》等。唐先生的散文可读性也颇高，